後漢書

三十

列傳卷第六十九 儒林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愼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

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

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

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

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

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

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
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
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
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
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
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
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
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
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

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
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
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
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
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
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
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

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

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為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禄勲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勤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

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
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
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
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
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弃車馬去到
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
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
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

于家覃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
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
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
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
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

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

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

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

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翁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

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兖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矦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宫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予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

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稺河南緱氏人
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閒堪常力
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
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
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
在有迹爲吏人所歆仰喜分明去就嘗爲
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

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
遇下促急司隷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
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
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
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
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稺十二年以
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
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
廟常卧疾齋宫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

復音複重 音直容反 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

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内十六年遷大司農十

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

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遭逢也）遂請上堂
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
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辛平縣）少習公
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
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
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

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

謗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爲允也覃思不闚門十有

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
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
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
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
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
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
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

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

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質難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志寢食也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甞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令尚父鷹揚方叔

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涖臨也鴥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驁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臥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博通羣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亥有二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門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

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樸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也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漢朝追斥衡於平原前書斥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爻交反初愼以五經傳說臧

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横横又作黌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幋說文曰幋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

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讙也音奴交反）且

觀成名高弟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

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

路自（淵聖御名）靈之閒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

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

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

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埶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温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卦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爲山陽公

自慶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原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閡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原混濁誰能澂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卷第七十 文苑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

知乃爲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度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埶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河

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戍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墝埆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光武紀曰

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

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

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

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斻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斻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斻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抗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

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

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郊

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

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

也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

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

龍首撫未央覜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

未央宮撫巡也或太撫亦模其字從木覜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

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埳井喻小也莊子曰埳井之蛙潢汙停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濎瀯濎瀯小貌也渟音天鼎反瀯音烏迥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盛也世據雝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也曰昔在

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雝國富人衍卒以幷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海跨崑崙揚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奮彗光埽項軍彗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

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深圖遠之意

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爲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揚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横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罽帳罽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

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髇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偎方言偎養馬人也字書偎音眞字書無儌字諸家並音儌偎爲粟犢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氐僰寘參狼邛莋捶擊也寘參猶擘擾也氐僰邛莋並西南夷號東

攠烏桓蹂轔濊貉字書攠亦靡字也音摩方言去摩滅也蹂踐也轔轢也音吝濊貉東夷號也

南羈鉤町水劍強越羈係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瞫去長安七千三百里瞫音審

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曰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

天督即天竺國也牵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
瑁戕觜觿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觜觿大龜亦瑇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觿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祖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
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
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
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廱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塲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廱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濵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濵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鐇推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鐇鏟也謂以鏟钁去林木之株蘖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阸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

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崤之巖唫之下嶔巖謂嶠也嶔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堯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攡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注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礧千夫沉滯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

礧石音力對反 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簦笠居羊腸道魚笱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 地埶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 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 士卒易保人不肉袒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肇十有二是爲贍腴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荊豫徐楊青兖冀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爲贍者也 用霸則兼并 謂秦并六國也 先據則功殊 高祖先入關功爲諸侯最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行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難誅

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
淵圃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
衰偷忍淵圃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圃謂秦中也徙以
埶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恭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易曰
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慢藏
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爲赤眉所破也海内雲擾諸夏滅微
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鬬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
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爲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

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而出難常遇也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呼池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搴旗四麾搴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闞如虓虎注去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太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

曰休哉鄭玄注去燔魚以祭變禮也剸割也音之兖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鎁龍淵劒解見韓稜傳說文鏌鎁大戟也音莫耶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劒義與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

不柔揚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爲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阯徼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廱州也遺猶留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椎結左衽鐻鍝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鐻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鐻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鍝音牛于反埤蒼曰鍝鋸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

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令國家躬脩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

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篤後仕郡文學

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爲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

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 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所及旅陳也言己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庶立禮記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己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謂傅說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爾尚明保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傅說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弈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德積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纘脩其道纘繼也漢之中葉俊乂

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傅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餘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爲孔鄉侯傅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爲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惰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

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十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爲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脩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

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

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
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
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
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
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
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
年十二太守劉護闓而召之署門下孝子
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

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
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
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平
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
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
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
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
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

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宂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

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代冰解見馮衍傳）乃悉以賦

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禄及所
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
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
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瑱
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
年上漢德論幷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
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

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

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録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竇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

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蓺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去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幷寫

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

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

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大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雝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大王有事必諮謀焉大姙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而生文王大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姜大姙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

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積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己蔽

人陵長間舊圮剥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圮毁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弒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畨爲司徒詩小雅也畨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畨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憮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畨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自孤

紂不從自孤謂紂爲獨夫也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葅梅伯脯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劒也初爲天子後爲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毋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弃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毋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埶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夫嬉喪夏

末喜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也妲己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詘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解見皇后紀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鴆子身乃罹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

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曰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杖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去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

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

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

其後亨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

答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章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冠而睡也弟子私謿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堅反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

思經事寀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謝出何典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矦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上

列傳卷第七十文苑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字彦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

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讀曰促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

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

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

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絶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謚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骫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見史記設囊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絶之氣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說文軨車轖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

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遺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捕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彀左羿子

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彀引弓也飛九激夭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

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媀名埶撫拍豪强嫗媀猶傴僂也嫗音衣宇反媀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傲也捷懾逐物日

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枻積薪而待燃枻可以正船也音徙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當

今之埶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閃揄

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揄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埶族

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

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

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爲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

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

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

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婞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婞直者見弃故倚門髒音葬魯生

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埶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史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

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懼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

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瀕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臣賴君之賜跡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

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

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爲尊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怨也尊敬壹故謂爲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以貴下賤握

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忿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蒼譖之

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令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己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炙塊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

終於家初表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南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

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以救過爲正以扞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扞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

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

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溪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

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

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爲戮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疾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爲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衆也言衆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解狐其讎也勃鞮以逆文爲戚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

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郤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傳瑕以順厲爲敗左傳言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

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碨磥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碨壘之山居三年碨壘大穰碨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碨音猥磥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詞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

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若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

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冑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冑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

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嬿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爲林也蘭看山竦椒酒淵流蘭看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

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淫聲怡堙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

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

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爲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淫魚出聽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旣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宛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

若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屣躡也惆焉若酲撫劒而歎酲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沆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以知人官隨

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一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

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也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

明賢智髫齓夙孤不盡家訓（髫剪髮爲鬌也齓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夫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

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亨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悁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

宰有善績荀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與

栖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敎里社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爲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惣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

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痺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政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乗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卞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

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

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

爇古然字常以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牧牧養也獨處一房如

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

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

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

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

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

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

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懟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即戎)

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爲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人有

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凡六出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寳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揔茲三事謀則咨詢揔天地人之事而詢謀於衆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其子厚也剋勝也前書孫寳曰周公上聖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

人莫識己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覯(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覯也)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遷内黃令帝勑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徒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閒鄚人也(今瀛州鄚縣)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

市爲别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
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府
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十滿反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
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
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
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
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

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爲盪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厨也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

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欽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

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鶚也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

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楊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伎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録用爲鼓史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躍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馺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

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杜預注左傳曰衵近身衣也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說文大杖

佗結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

冢之閒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爲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

突敵舩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官者傳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賛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曰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彫斲

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下